

Leading a Wandering Life Like a Bird: An Interview with the Writer Yan Fei

¹WANG Zuyou ²YAN Fei

¹Taizhou University, China

²Canadian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Received: October 12, 2024

Accepted: December 5, 2024

Published: March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Zuyou & YAN Fei. (2025). Leading a Wandering Life Like a Bird: An Interview with the Writer Yan Fei.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1), 009–01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0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02>

Abstract: YAN Fei (燕飛), formerly known as Yan Fei (閆飛) and also referred to as Yan Daxia, is a writer and editor in Canada. He currently serves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Canadian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and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Canadian Chinese Journalists and Editors Association. The interview reveals that Yan Fei, a writer who has achieved early success, is most famous for his works focused on women. In his youth, he aimed to honor the pioneering women of the coastal areas by documenting their stories of joy and sorrow.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Hainan Dream Trilogy (“Hainan’s Unfulfilled Dream”, “Hainan’s Startling Dream”, and “Hainan’s Questing Dream”), was once extremely popular and became a hallmark of business literature in the mid–1990s. Yan Fei has also served as the chief editor of domestic literary magazines and has interacted with many renowned writers. He has shared his unique insights on literary creation, literary awards (especially the Nobel Pr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fe,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ocumentary literature and pure literature. During the discussion, he emphasized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socialist China when address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Keywords: business literature; documentary literature; pure literature

四海為家放飛燕 ——作家燕飛訪談錄

¹王祖友 ²燕飛

¹泰州學院外國語學院

²加拿大中文作家協會

摘要: 燕飛, 原名閆飛, 亦名燕大使, 旅加作家, 編輯家, 現任加拿大中文作家協會會長, 加拿大中文記者與編輯協

會副會長。訪談中得知：燕飛是年少得志的作家，最爆火的作品都是寫女性的。年輕時他要給閩海女性樹碑立傳，寫她們悲歡離合的故事。他的代表作海南夢幻三部曲（《海南無夢》《海南驚夢》《海南尋夢》）曾風靡一時，是九十年代中期閩海文學的標誌性作品。燕飛曾擔任國內文學雜誌主編，和許多著名作家打過交道。他對文學創作、文學獎（特別是諾獎）、文學和生活的關係以及紀實文學與純文學的區別等發表了獨到見解。在討論中加文化差異時，他強調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制度優勢。

關鍵詞：閩海文學；紀實文學；純文學

受訪人簡介：燕飛，原名閔飛，亦名燕大俠。加拿大中文作家，編輯家。現居多倫多，任加拿大中文作家協會會長，加拿大中文記者與編輯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加拿大華文網社長兼總編輯。燕飛大學畢業於長沙理工大學（原長沙交通學院）道橋專業，20歲大學畢業分配至人民交通出版社做編輯工作。大學時代開始文學創作。曾在《中國作家》《人民文學》《天涯》等文學雜誌發表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逾百萬字，在《十月》發表過長篇作品。燕飛24歲離京至海南，歷任《海南特區報》副刊編輯，《海南青年報》總編輯助理，海口市文聯《椰城》文學雜誌副主編，執行主編。著有海南夢幻三部曲《海南無夢》《海南驚夢》《海南尋夢》，長篇小說《劫：一個女人的光榮與恥辱》，紀實文學《光榮與罪惡》，散文集《燕飛夢語》等。燕飛移居海外之前曾在北京和海南工作生活，出版文學作品多部。其25歲時撰寫的《100個女人在海南》在各報刊連載，後發表於《十月》文學雜誌，易名為《海南無夢》，由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並和他另外兩部長篇《海南驚夢》《海南尋夢》一起推出，即為燕飛海南夢幻三部曲，熱銷當年。

採訪人簡介：王祖友，男，博士，教授，博導（兼）。1968年8月26日出生於安徽省馬鞍山市和縣。1998年6月廣西師範大學外語系畢業，文學碩士；2002年4月美國耶魯大學美國學東亞學者研究生班畢業；2006年6月廈門大學外文學院畢業，文學博士。曾在Chatham University和University of Pittsburgh訪學一年。主要研究領域是美國文學和文學翻譯。出版著作17部，曾在《外國文學》等學術刊物上發表過論文88篇，其中，核心期刊論文25篇。翻譯作品若干，如：2007年11月發表《美國文學研究新方向：1980—2002》〔《當代外國文學》2007年第四期（CSSCI），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外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2期全文轉載〕。2011年9月發表《新媒體技術條件下的自動化、自主性與自動現代性》〔《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9期（CSSCI）〕，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全文轉載。主編、參編教材7部。完成科研項目7項。社會兼職：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編委、《語言學》編委、《山東外語教學》編委（2011—2016）、《世界文學評論》編委、江蘇省比較文學學會理事、江蘇省翻譯協會理事、廣西翻譯協會理事、第二屆東北亞語言文學與翻譯國際學術論壇理事會理事、廣西師範大學客座教授、中山大學語言研究所兼職教授、新疆文藝理論研究會理事、學術英語研究會理事、天津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MTI合作導師、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MTI合作導師、中國翻譯認知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生態翻譯與認知翻譯學會常務理事。

王祖友（以下簡稱「王」）：燕飛先生，您好！很高興受《亞太學刊》編輯部委託，跟您做一次書面訪談。您與王蒙、莫言等很多當代著名作家有過交往，我們可以從當代中國文壇的逸聞趣事聊起嗎？

燕飛（以下簡稱「燕」）：哈哈，曾經做過這類話題的講座。兄臺，八卦適合茶餘飯後閒聊，形成文字可能要斟酌一番了。

王：作為文學的寓教於樂吧。

燕：好。在我過往生活中有過交集和交往的著名作家有：韓少功、葉蔚林、曉劍、史鐵生、樑曉聲、張賢亮、張曼菱、蔣子丹、林白、馬原、餘華、莫言、蘇童、賈平凹、陳忠實、董貽斌……王蒙算是我的老師。

王：說點他們的趣聞吧？這一串名錄就顯示出王蒙般的行文風格，是得老師真傳吧？

燕：王蒙是我少年時期的文學偶像。讀中學時第一次接觸他的短篇小說《風箏飄帶》，那種意識流手法，優美絕倫的排比句讓我震撼。當晚我就把它背下來了。自此開始追星，凡是有王蒙作品的雜誌都讓家裏人買下來。精讀，背誦。很喜歡的有《春之聲》《如歌的行板》《相見時難》，還有長篇《活動變人形》。

燕：最喜歡的還是他的中篇小說《蝴蝶》。

王：最喜歡《蝴蝶》的原因或者理由是哪些？

燕：沒理由沒原因。《蝴蝶》是一中篇，有一定篇幅。但是一口氣讀完，感覺酣暢淋漓。它一反傳統小說的結構章法，批評者有人說雜亂如章，但我讀來如飲甘露。後來若干年後，接觸了拉美作家博爾赫斯和馬爾克斯，就覺得有共鳴感。

他們大抵是同時代的人。地球場心靈感應吧。王蒙的意識流其實和拉美作家的魔幻現實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

讀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的花園》，我就想起王蒙的《蝴蝶》。

王：《蝴蝶》中的意識流或感情流，是很深刻的，如：「他（張思遠）覺得還應該有一個張思遠才是他本來的面目，那個張思遠坐在市委小樓（專為常委以上領導幹部辦公用的）的書記辦公室，小樓門口有武裝警衛。辦公室有兩間，……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沒有個人的興趣，個人的喜怒哀樂。他幾乎整整十年沒有休過假。甚至於在看他自幼喜愛的地方戲的時候他也不得安寧，有些急件要送到劇場……離開了領導工作，就不存在什麼張思遠。同樣，他也從來沒有想像過市委能離得開他……然而現在又出現了一個張思遠，一個彎腰縮脖，低頭認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張思遠，一個任憑別人辱罵，毆打誣陷，折磨，都不能還手，不能暢快地呼吸的張思遠，一個沒有人同情，不能休息和回家（現在他多麼想回家歇歇啊！）不能理髮和洗澡，不能穿料子服裝，不能吸兩毛錢以上一包的香煙的罪犯、賤民張思遠，一個被黨所拋棄，一個被人民所拋棄，一個被社會所拋棄的喪家之犬張思遠……這是我嗎？我是張思遠嗎？……」

描寫了一個特殊時代的典型人物，又具有極其廣泛的普世意義。

燕：是的。張思遠讓我想起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上校。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裏的人物。

王：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的花園》有哪些地方可以聯繫上王蒙的《蝴蝶》？

燕：結構都像迷宮。都可以從任何章節著手閱讀。

王：不知道小說中迷宮結構到底是起源於中國還是外國？

燕：皆不可考。可能是不約而同，或英雄所見略同。

王：後現代主義文學理論中有涉及迷宮結構的，但迷宮結構不限於後現代主義小說吧？

燕：是的。

王：您個人的寫作風格更接近於後現代主義文學風格？

燕：這個由您來定義。文學風格的各種定義其實是拿空瓶子裝酒，感覺合適對路都好。

王：有時候我在想莫言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王蒙怎麼沒有獲得呢？無論從主題重大、風格多樣，還是美學品格上王蒙都更有優勢啊。

燕：同感。

王：你認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們有意識形態「偏見」嗎？

燕：那諾獎的評委，他不是有偏見，而是有局限性。因為他們所接觸的範圍受局限，像它有一個懂中文的評委叫馬悅然，那馬悅然中意誰的作品，翻譯誰的作品，那誰獲獎的可能性就比較大，比如馬悅然他就喜歡北島和那位法國高姓作家啊，他也翻譯過這個莫言的作品。王蒙和馬悅然也有過交往，王蒙沒有獲諾貝爾獎，這是個陰差陽錯的故事。當時他還做文化部部長的時候，馬悅然就邀請過他訪問瑞典文學院。邀請王蒙推薦一些中國作家啊，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當時王蒙就提名了幾個人，韓少功啊，王安憶，張煒呀，王蒙想能帶他們成行，然後啊，到了瑞典之後啊，再介紹自己。那後來這個訪問受阻，因為文化部批了外交部沒批。這個是八卦的，當時幾個環節交流出現了一些誤會。

諾貝爾文學獎，他的獲獎者都是優秀的作家，但這個它不是冠軍賽，嗯，不是最好的。就像那位高姓作



家,他獲獎這個就覺得有些偏門兒。因為他的作品無論是整個文學造詣、文學水準還有影響力各方面,和很多中文作家一比,根本就數不上他。嗯,不是說哪兒封殺他,就即便是把他的作品放開,影響力也有限。但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那個評委馬悅然,他就翻譯過高先生的《靈山》。嗯,馬悅然就中意這個高先生的這個作品。所以獲了這個諾獎。

那國內的作家,無論是寫作的水準還是影響力,比這個高先生要好得多的,那多的是,一數一大堆,你像韓少功,像這個賈平凹,像這個王安憶,還有餘華,殘雪啊。餘華也非常有影響力,這些都是諾獎熱門人選,還有一個叫閻連科,但是誰能獲諾獎?我覺得就像那個中彩票一樣,誰獲得諾獎都不奇怪,嗯,誰落選也不奇怪,那個諾獎,嗯,就是一個,在我們看來。它就是個盲盒,開盲盒。

王蒙老師生平有兩個遺憾,一是沒有獲得諾獎認同,二是沒有擔任過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王:經您這麼一分析,我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認識有所改變了。作家寫作不是奧運比賽,如果還用體育來打比方,更像一個人的馬拉松。您的海南夢幻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原名為《100個女人在海南》,後來為何易名為《海南無夢》?

燕:年輕的時候就是充滿激情啊,青春浪漫,20多歲從北京跑到海南。當時那個《海南開發報》,很火的一個民辦報紙,嗯,裏面都是一些作家當編輯。嗯,來自湖南的作家薑貽斌,他就約我給他寫寫稿子。就在開發報連載啊,連載的題目叫《海南女人的世界》,後來那個《海南青年報》也連載,就改了個名字叫《100個女孩兒在海南》。其實還有一家雜誌,那個《五指山》,連載的名字叫《闖海的女子》。這個連載就越寫越長,越寫越多。

連載越寫越長,越寫越多,天天出去採訪那些女孩子。各行各業的女工程師啊,女經理呀,女老闆,女記者,女大學生啊,歌女舞女。素材源源不斷,連載源源不斷。那個當時也沒什麼網路,前網路時代,嗯,那名氣也大起來。後來越寫越多啊,我就把這稿子打成包寄到《十月》。《十月》的副主編田珍穎,也是賈平凹《廢都》的責任編輯。然後田珍穎看那稿子,說寫的好。因為我年輕的時候,那個妙筆生花,文筆比較飄逸,那講究排比句啊,講究語言優美。

田珍穎就說,你取個文學化的名字,然後兩個人在電話裏面就商量,然後把這個《100個女孩兒在海南》就改成了《海南無夢》。

這個《十月》登了《海南無夢》之後,當時全國很有影響。嗯,應該有至少幾十家報紙連載吧。像那個《解放日報》啊,《重慶日報》《湛江晚報》《蕪湖日報》等等,太多了。然後各種獲獎,各種採訪。後來我就又寫了《100個男人在海南》做副標題,嗯,書名叫《海南驚夢》;然後還有一本《海南尋夢》,也就是《100種愛情在海南》,然後,幾家出版社挑選的結果,最後在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隆重推出,叫作《海南夢幻三部曲》,確實有影響啊,當然影響力最大的還是《海南無夢》了。

王:《海南無夢》在這個三部曲中有什麼獨特地位嗎?

燕:因為這個《海南無夢》的空前的成功嘛,嗯,算是當時在國內爆火,嗯,電視臺呀,各種文藝報刊啊,採訪,包括每天有很多讀者給我寫。《海南無夢》的爆火讓我再接再厲,才想起來就寫《海南驚夢》和《海南尋夢》。後面兩部是短時間內就趕出來的。

王:這個三部曲取名是否有什麼講究?

燕:這個叫《海南夢幻三部曲》,每本書都有個夢嘛。我這個三部曲在90年代,就是闖海內容的標誌性文學作品。寫海南,闖海題材的文學作品,90年代中期可能就是我這個了。再後來,就是若干年之後,嗯,又有作家寫這類三部曲。嗯,這個就是比較晚,比我晚10年20年的都有。我是90年代中期,嗯,當時算火過一陣子。

王:1991年1月8日,海南省海口市農行石紅坎坡分理處發生了一起銀行搶劫案。受共青團海南省委

委派，您採訪創作了長篇紀實文學《光榮與罪惡》。該書用純文學的筆法描繪了此次銀行搶劫案中的每一個細節，以歌頌青春讚美正義的角度刻畫了與歹徒搏鬥而犧牲和負傷的英雄柯華文、田勤，也從不同的角度以寫實筆法敘述了4個年輕的亡命歹徒的生活軌跡。此書出版後受到讀者好評，並獲共青團海南省委嘉獎。《光榮與罪惡》是您的第一本文學著作。

長篇小說《劫：一個女人的光榮與恥辱》和紀實文學《光榮與罪惡》有什麼關係嗎？

燕：長篇小說《劫：一個女人的光榮與恥辱》，這個完全是暢銷書，就是照著那個暢銷的路子打造的。這本書由廣州出版社出版，在《羊城晚報》連載過啊。這個長篇在《羊城晚報》連載了好長時間，當時反響也挺熱烈的。

《光榮與罪惡》，這本書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吧。嗯，在海南的時候，當時共青團海南省委，嗯，組稿讓我去寫，去寫這個青年英雄。

《光榮與罪惡》是寫這個與搶銀行事件相關的，紀實文學。搶銀行的，嗯，一個女孩子叫柯華文，被這個搶銀行的幾個劫匪給一刀刀捅死了，然後那個男孩子叫田勤，搏鬥中受傷了。然後這個就是樹立典型英雄嘛，然後我就應團政委的號召。也應當時的海南出版社的編輯王景霞之約，嗯，寫的《光榮與罪惡》。當時在海南也很有影響，也挺暢銷。

王：您對小說連載形式應該很有發言權，可否談談這方面的「秘訣」？

燕：當年那個報紙和雜誌，連載我的長篇的時候，那時網路還沒有像現在這麼發達。嗯，現在我不知道是個什麼具體的情況。現在我估計這個網路文學已經完全侵佔了純文學和紙媒文化的空間，你隨便任何一個作者，不需要編輯。嗯，也不修改，就直接往網上貼。那些高產的，能寫1000萬字，甚至是2000萬字，那些網路作家啊，他們那就是哎呀，另外一種景觀了啊。

我覺得報紙連載這個暢銷的長篇作品是前網路時代的特色。現在我也很長時間沒看過國內的報紙了，我不知道他們現在還搞不搞這個，這一塊，這個板塊，這個連載。但我想現在這個網路文學可能更佔據了更多的板塊和版面。純文學越來越遠離普通讀者，越來越退縮到象牙塔，文學也變成一個圈子文學和精英文化啊。

王：您覺得暢銷小說有哪些內在因素、哪些外在要素嗎？

燕：暢銷小說其實就是結構要能抓住人，語言華麗，語言華美，語言流暢。然後這個情節能夠引人入勝，就是，當然他外在的東西，嗯，就是各方面能夠吸引人。也能應景，應著當前的某個話題呀，然後又靠上了什麼熱點。然後還有很多很玄妙的東西，現在很多年輕人寫暢銷小說。

現在那個暢銷小說，好多是在網路上先火起來的。許多年輕人寫網路文學的，後來出書，都非常暢銷。像唐家三少、天蠶土豆、安妮寶貝，嗯，他們都挺能掙錢。還有一個寫那個《明朝那些事兒》，出書效果都不錯。好多網路作家那都是寫的東西又快又暢銷。所以，純文學這一塊可能慢慢地就是相形見绌，嗯，比不上他們暢銷。

當然純文學作家也有很暢銷的書，像，王朔的、莫言的、餘華的。餘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都已經再版了很多版。這些包括王蒙啊，王蒙的各種版本的選集，嗯，各個時期的這個中短篇小說選集，長篇單行本。都挺暢銷的啊。

王：根據您的個性和效率，我覺得您可以成為一個當紅的網路小說家。您有過這樣的想法嗎？

燕：這個對我缺乏誘惑，也缺乏動力。嗯，因為如果掙錢有別的更快捷的方式；如果追求名，就是名利，也不需要，因為當初在文學圈紅過這麼一段時間。那現在最有可能的就是，能夠再寫兩本加拿大生活題材的長篇，對自己的後半生有所交代，這是目前明確的想法。要在網路上寫啊，可能也比不過年輕人。嗯，可能覺得也沒有那個必要。



還在意這個所謂的文學圈。嗯，圈裏的評價，圈裏的目光。還在意這個，端起來了這個架子，所以要寫，還是希望他們說是我純文學啊。還是不想往網路這邊靠啊。

還是希望寫的東西先在文學雜誌能夠發表出來，《人民文學》《中國作家》《十月》啊，能夠給我發表出來，加拿大生活題材的這個作品，然後發表之後再出書，還是想走這個路子，按照目前的想法。

在網上貼這個東西，我一個是放不下身段，一個是確實這個數量、速度、字數，你也幹不過那些年輕人。那些年輕人，就是就說一個晚上寫 5000 字，一天寫上萬字的都有。嗯，我們寫字還是要講究啊，得想一想，不是他們，聽說那網路作者有的寫了根本來不及改錯別字，根本來不及改標點符號，直接往那個網上貼，因為那個讀者粉絲都追著看呢，都貼不贏。真正的純文學作家是做不到的。

王：您 24 歲離京至海南，歷任《海南特區報》副刊編輯，《海南青年報》總編輯助理，海口市文聯《椰城》文學雜誌副主編，執行主編。對於文化人，已經是功成名就了，為什麼要踏出國門？

燕：我一輩子都在折騰，一輩子都在挑戰，就是別人活一輩子，我活了兩輩子。嗯，經常接觸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圈子。喜新厭舊，不務正業，就指的是我這號兒人。哎，手頭剛好我也發現那個有一篇寫我 24 歲之前的，當初剛踏上海南島的時候，和我同事了幾個月的一個幾十年未見的故交寫我年輕的時候的一篇文章。裏面有段話——這位年少得志的作家最爆火的作品都是寫女性的。他似乎說過他要給閩海女性樹碑立傳這樣的話。他寫女性，寫她們悲歡離合的故事。女孩子們也會滔滔不絕地把自己的故事訴說給青年作家燕飛。

可能你看了之後對你有所啟發。

王：加拿大是個多元文化國家，這樣的多元文化會不會消解西方傳統文化的中心地位，破壞加拿大傳統的核心價值觀，導致文化相對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加劇加拿大內部不同群體的政治紛爭，造成國家分裂與種族間不和？

燕：我感覺加拿大的這種多元文化，它有一種共容性和相容性。這個也因為它本身就是個移民國家，大部分國民都是來自世界上不同的國家。你說的那個主流社會就是那個白人。他們其實也不是這個當地人，也是移民過來的，也是歐洲人。移民到加拿大，也就是幾百年的歷史，歷史都不長。所以，相互之間相處啊，都比較寬容啊，都體現出一種友愛。然後這個，體現出一種多元文化的共榮性啊，這是加大的特點啊。

那麼政客們他在這一點上的表現尤其相當重要。他要關心至少是裝作關心每一個種群，每個族群，關心或裝作關心每一個族群不同背景的文化節，比如中國這個龍文化節呀，龍舟節，這個各種節日，包括春節，嗯，那加拿大的總理和那些議員，嗯，都會出面啊。那麼其他的族裔的也是這樣，嗯，相融相處，因為大家，嗯，都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國家生活。大的衝突大的矛盾沒有啊，會消解於無形。

這加拿大的民主，包括這美國，包括這西方的民主，它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就是阻礙了這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就效率低。像加拿大這三級政府，聯邦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別管一個什麼事兒啊，商量一個屁大的事兒，那議會都要表決，那表決如果不過半票的話，這事兒就弄不成。比如修一條路啊，修一條地鐵，弄幾十年，那批不下來。即便批下來了幹起來也慢騰騰的，速度也非常慢。因為考慮到這個老百姓的這個呼聲啊，講究這個人權啊平等啊，所以這方面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啊。這個是肉眼可見。

這一比較，就體現了咱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啊，效率高，集中力量辦大事兒。你看那個每次回國感覺都日新月異，那經濟發展這一二三十年來。嗯，全世界，與各個國家相比，咱中國發展那還是最快的，所以說這個他們說這個東升西降，有一定的道理，那不是亂說的。那麼祖國發展了我們也自豪啊，哎呀，我一有機會就回去給他們搞講座，我說啊，我永遠是個愛國青年。

王：您現任加拿大中文作家協會會長，我本來準備好要問您有沒有計畫寫一本小說反映華人作家在加拿大的人生旅程？現在看來是要問您具體打算怎麼寫這樣的小說？能先劇透一下嗎？

燕：說要寫，嗯，想寫也拉了提綱，剛準備著手。但哎呀，素材太多，現在想要表達的也太多。還得弄出個頭緒來，嗯，安下心來，不那麼浮躁了之後才能夠做下來，去把它弄出來。嗯，現在還在找那個狀態呢。

王：請以您的創作為例談談紀實文學的特別之處？紀實文學和純小說的區別？

燕：與純小說相比，其實紀實小說寫作要求可能更高一些。從那個畫家的領域來說，可能是寫小說就好比畫鬼，寫紀實小說呢，就是畫犬畫馬。嗯，畫鬼容易，畫犬馬就稍難一些。嗯，人物刻畫、心理刻畫，情節設置，如果你是紀實文學，嗯，就不能太天馬行空。

90年代初的時候，一開始我也追過嘗試過寫先鋒體的純小說，嗯，先鋒類的作品，我在《中國作家》發過《你的眼》，責編方文；在早期的《天涯》雜誌發過中篇小說《飛飛飛》，主編馮秀玫。哎，這些個都是當時在追逐先鋒文學的一面大旗時的作品。後來因為寫《100個女孩在海南》涉及人物眾多，採訪的也非常多，又熱衷於那個和各式各樣的美麗的女孩子打交道，就熱衷於寫紀實文學了。先鋒路上改弘易張歪打正著把紀實小說這一塊就做的很好啊。

當初沒有在先鋒小說這個道路上走更遠，就是因為，很迅速地迷戀上了紀實小說或紀實文學的寫作啊，就以《100個女孩兒在海南》作為一個分水嶺啊。

王：可以先線上做個講座嗎？

燕：嗯，王教授，其實這段時間我還挺忙的，與我相關的兩個機構合併成一個機構，事兒挺多，事情那可能就得往後拖一拖。而且，我還打算年底前回一趟國啊，這段時間事兒挺亂的，那個想做的事兒，要不就往後推。可能要往後推了。現在，事情挺多的，因為那個畢竟要準備嘛。

王：謝謝您接受語音採訪。

燕：謝謝您，再見。意猶未盡之處，我們下次再聊。

(Editors: ZHANG Keren & JIANG Qing)